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山东党组织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按照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替过去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党委。为了避免国民党对我抗战队伍的控制,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使各地游击队成为在我党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山东境内的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使用八路军的番号,以各游击队为基础组成支队,并调整和加强支队的领导。山东分局领导研究了湖西地区的情况,作出两点重要指示:

第一,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三支队,用八路军的番号开展斗争。由于山东各地的队伍都刚刚组建,十分缺乏军事干部,各地都反映这一情况,今年春天就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希望派一支八路军部队来山东支援山东抗战,据说中央要派兵来山东,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到。

第二,中共苏鲁豫特委工作不力,作用发挥得不好,要对中共苏鲁豫特委进行改组,由白子明同志担任特委书记,孙衷文同志任组织部长,王文彬同志改任统战部长,马霄鹏同志任宣传部长,陈筹担任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空缺),李毅任青年部长,张如任军事部长,郭影秋同志职务暂时不变,还是担任委员兼挺进支队政委。

王文彬一下子蒙了!他站起来质问白子明:“我让你代表苏鲁豫特委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白子明支支吾吾了半天,解释说:“主要是这次讨伐王献臣战役失败,在王献臣并没有投敌的情况下,就贸然进攻王献臣,损失了一支有实力的抗日友军,属于严重判断失误,给湖西地区抗日形势造成了重大损失,你作为特委书记是负有责任的。山东分局领导认为只有我工作思路清晰,很有威信,应该由我来担任苏鲁豫特委书记。”

王文彬还想质问白子明,白子明严肃地说:“这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决定,已经上报了中央。”

王文彬一听这话,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好吧,我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努力干好分配给我的新工作。”

白子明转而对王文彬同志的态度表示高度赞赏,称赞文彬同志深明大义,既能服从大局,也能主动让贤,希望文彬同志不要有思想压力,在新的特委班子中发挥好老同志的作用,帮助新班子做好工作。

其他同志都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白子明决定将苏鲁豫特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三支队带到他熟悉的单县东南的张寨一带活动,部队来到的时候,张寨人民对共产党的部队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大力支持,家家户户张罗迎接八路军,安排吃住。

白子明派特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向郭影秋同志传达会议精神。马霄鹏跑到金乡,在游击队员周冠五的家乡王丕庄找到了郭影秋和游击队。他向郭影秋传达特委的会议精神:特委已经按照山东分局的要求进行改组,由白子明任书记,王文彬同志改任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是孙衷文,宣传部长还是马霄鹏,军事部长还是张如,郭影秋的职务没变,另外还增补了李毅为委员。

郭影秋听了,非常纳闷,当时苏鲁豫特委刚成立时,苏鲁豫皖省委就有明确指示,特委书记“非王即郭”,郭影秋是被指定的两名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了特委委员兼部队的政委,为什么特委改组,变动书记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呢?如果不让王文彬担任书记,那么书记就应该是我郭影秋当才对啊,怎么成了他白子明了呢?郭影秋觉得很不对劲。但是由于已经改组完了,并且这是党组织向自己传达精神,不是征求意见,郭影秋也不好再有什么反对意见。(未完待续)

一词一句

夫战,勇气也

打仗,凭的是勇气。“勇气”即军队的战斗精神、必胜意志、无所畏惧的气概。它不仅指个体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指整个作战部队的精神气势。它往往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打仗是凶险之事,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其他任何有利条件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隐含着这样的军事智慧:在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在人的诸多因素中,人的精神因素第一。

引例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翻译:

打仗,凭的是勇气。头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开始衰减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完全没有了。敌方的士气完全没有了,而我们的士气正处在鼎盛阶段,所以就能战胜他们。

(来源:中国青年报)



掌故知鲁

明洪武十五年重修颜庙记碑,高1.24米、宽0.65米,立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八月,位于颜庙仰圣门前西碑亭内。碑文字体为楷书,共21行,每行32字。

此碑记载的内容是颜氏家族的主祀——颜池请求重修颜庙一事。碑文首先称赞了时任曲阜知县孔克鲁政绩优异,应当成为后者遵循的典范,接着讲述了颜池此次请求重修颜庙的原因:颜庙的门墙等建筑年久失修,急需修缮。根据颜池的上表内容可知,上一任曲阜知县孔克申也曾致力于颜庙修缮,但颜庙尚未修缮完成,孔克申就去世了,修缮颜庙的任务便落到了孔克鲁的身上。孔克鲁在接到上表后也并未推辞,他先是追念千年前他的祖先孔子与颜池的祖先颜回的师生情谊,称这份情谊“非他弟子者比”,认为自己与颜池本是世交,这又是公事,不必如此客气。随后孔克鲁又称自己和县丞任成、主簿魏寿、典史李真等人有幸在圣贤故里任职,正不知该如何报答这份恩遇,恰逢前任知县孔克申发起了修缮颜庙的盛举,他们必当竭尽全力去完成修缮颜庙的事业来报答任职圣贤之乡的恩遇。

孔克鲁等人纷纷捐出他们的俸禄来协助颜庙的修缮工程,他们召集工匠,在建筑的破损处用新的材料进行填补,把坍塌建筑修筑得更加坚固。参与修缮颜庙的工匠们被这份道义所感动,即使无人催促也在自发地勤勉劳作。颜池深受感动,委托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胡复性将这份修缮颜庙的功绩记录下来,并委托曲阜县儒学训导徐祥将内容刻在碑上。

碑文指出,颜庙就是颜回的故居,也就是《论

曲阜碑刻(八十九) 明洪武十五年 重修颜庙记碑

崔然皓

语》提到的“陋巷”。接着碑文作者又对颜回和鲁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当年鲁国的公室衰微,政权掌握在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手中,朝堂之上权力倾轧、职司繁杂,朝中士人趋炎附势,社会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颜回还能保持着以圣人之道为归宿,追求“克己复礼”,坚持着“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的人生追求。鲁国君臣仅只知道颜回的好学,单单将颜回的好学视为一种博览群书、博闻强识,而无法窥见这蕴含了颜回对“仁”和“礼”的追求。当颜回询问如何治国、处理各国关系时,孔夫子用四代礼乐文化回答他,让他知晓“秉持正道,担当重任,那么变革就会合乎正统”,如此道理,鲁国君臣又怎会明白呢?这是治国的根本大法,也是颜回的修养造诣,更是孔夫子道义的精髓所在。然后碑文作者又对颜回的古今待遇进行对比:昔日颜回住在简陋巷陌,如今这里却成了庄严的庙堂;昔日

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如今享有高规格的礼器祭飨;过去颜回穿着普通的布衣素服,如今却享雍容华贵的礼服;过去他在鲁国不被重用,如今被天下人认作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与儒家先贤之一,而得到祭祀。如今,继承他血脉的有延绵不绝的颜氏子孙,继承他道统学问的有世代交好、亲密无间的通家世族。面对此情此景,胡复性不禁感叹道:“倘若颜回身故后只留下荒废的宅邸,却没有能传扬美德的子孙,这与前者相比难道不是如同天地之隔一样悬殊吗?”

在碑文的最后,胡复性先是赞颂了身为颜回后人的颜池不仅继承了先人的勤勉精神,更怀着对祖先的深切尊崇,实现了修缮祖先庙堂的志向。然后胡复性记录了此次颜庙修缮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名与字,记录完相关人员后,胡复性称赞颜池“志行清修,感慕而乐道之盖克绍其家焉”,认为他勤勉修身,立志修缮祖先庙堂,感怀追慕先人之德并乐于传扬,因而能继承其家风。

重修颜庙一事,不仅令庙堂建筑焕然一新,更彰显了圣贤道统的接续与弘扬。地方官员如孔克鲁等人捐俸兴工,体现了崇儒重道的真挚志向;颜池力主修葺,尽显恪守祖德、孝思绵长的赤诚。尤为可贵者,工匠闻义而争先效力,学者秉笔以详实记载,足见当时教化蔚然成风、人心向善的景象。

此次重修,非止于土木营建之绩,更是借有形之工事,弘无形之正道。既令先贤遗迹免于湮没,亦启示后世:礼乐教化实为治国安邦之基。颜孔两姓世代交谊、官民同心协作、古今精神相照,皆镌刻于此石之中,足为后世尊贤重道、承续文脉之标杆。